

# 蟬 史

〔清〕磊山房主人 著



## 导 读

《蟬史》二十卷，文言长篇小说。存世有庭梅朱氏藏板“磊山房原本”本，各大图书馆均有藏。书前有署“龙集上章滩余月既望小停道人书于听尘处”的序，上章滩为嘉庆五年庚申（1800）。又有署“杜陵男子拜撰”的序，序中指实本书即磊山房主人所著。卷前有图六十一页，分上下两卷。上卷末署“虞山卫峻天制”，下卷卷首署“琴川恺仙氏写”，末署“姑苏遇清氏制”。卫峻天还刻有《蜃楼志》。

磊山房主人即屠绅（1744—1801），字贤书，号笏岩，江阴人。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进士，历官云南师宗知县、寻甸州知州。

嘉庆元年（1796）任广东通判。除本书外，尚有《笏岩诗钞》、《六合内外琐言》等。

书叙闽人桑生出海落水，漂到甲子石外的海边，被人救起，引见指挥使甘鼎，遂入其幕。甘鼎根据桑生所提供的图纸筑成神奇城垣，二人又掘地得三篋天书，时时参看。石湾村邝天龙作乱，桑佐甘鼎剿敌，又有龙女、矮脚道人来助，邝天龙遭擒，甘鼎因功升镇抚。

陇西公被围，甘鼎往救，得天女木兰相助。又遇员夫人，教以策略，聘高人司马季孙及明化醇为参谋，扫荡酉阳乱苗。又攻剿西南诸苗，仗木兰以法术破敌，擒红苗噩青气，斩显教岛城的梅贼。甘鼎又奉命支援豫州石中丞，访善幻术的都毛子，请其施术大破贼兵。又历平黄苗，平定交，立交行省。甘鼎功成身退，弃官归，桑生也衣锦还乡。

作为文言小说,《蟬史》可称得上是最长的一部,但书写得并不好,诘屈拗口,难以卒读。所以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说它“虽华艳而乏天趣,徒奇崛而无深意”。

因为本书过于荒诞,又时有猥亵语,且又有影射时事之嫌,所以同治七年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,将其列入“续查应禁淫书”目中。

## 史 序

盖闻人为裸族之一虫，苟蠕蠕焉，无所建白于世，几乎不与毛者介者并囿于混沌之天矣。其或不安于蠢类，抱残守缺，以求亲媚于古人。及叩以文谟武烈之旨，辄目挤舌，诧为不经，曾不若蠹鱼之获饱墨香古泽，又安望启沃群伦，主持风雅哉！

我用是深有感于人之为虫，而虫之所以为人矣。太上之诣，在究澈于五贼三盗，通达元化，贯串古今。抽其馀绪，一颦一笑，足以震惊聋聩。非若掇拾唾馀，攘袭糟粕，扰莽绪之多端，侈蜚丸为善转，而犹诩诩自鸣得意也！虽然，厌故喜新，輿情比比。举凡鸿文巨制，洵足解脱虫顽，拔登觉路。独奈何见即生倦，反不若稗官野乘，投其所好，尚堪触目警心耳。矧驱牛鬼蛇神于实录中，用彰龟鉴，化虫为，恣其游泳，水即涔蹄，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，此磊山人《蟬史》之所由作也。

夫翹首言天，显告以三垣列宿之升恒，日月五星之躔次，祥所兆，切系乎人，而习焉不察者，鲜不以迂诞笑之。试为浮西域，跋大狼，指赤道南偏，附极诸辰，而数之曰，此朱鸟所属之飞鱼、海石、南船、海山、十字、蜜蜂、小斗、马腹、马尾九星也；此苍龙所居之异鸟、三角、孔雀三星；以及玄武之波斯、鹤、鸟喙、蛇尾四星；白虎之水委、蛇首、蛇腹、附白、夹白、金鱼六星也。靡不瞠目耸耳，游神象外，而抑知同丽枢衡，岂遂别开仪界哉。于是叹《蟬史》之作，其苦心殆有类乎举极云尔。山人曰：“然。”是为叙。

时龙集上章滩余月既望，小停道人书于听尘处。

## 又 序

夫思不入于幻者，不足以穷物之变。说不极于诞者，不足以耸人之闻。然而天地大矣，九州之外复有九州，吾安知幻者之果幻也。古今远矣，开辟以前已有开辟，吾安知诞者之果诞也。

授奇经于轩后，玄女知兵；雨甲仗于宫中，修罗善战。怒则触天柱之山，遁则入藕丝之孔。而封 必戮，羸终诛，疏属峰头，貳负之尸长枯；肩髀冢里，蚩尤之骨徒埋。凡厥流传，半由谲诡。至若猿能说剑，鹰可为旗，有限槐柯，列作蚁王之郡；无多蜗角，频兴蛮氏之军。语虽涉于荒唐，事并彰于记载。则《齐谐》志怪、文士寓言，由来尚矣。

《蟬史》一书，磊山房主人所撰也。主人少矜吐凤之才，长擅裔龙之藻，字传蝌蚪，奇古能摹；雅注虫鱼，纤微必录。百家备采，勤如酿蜜之蜂；一线能穿，巧似贯珠之蚁。生来结习，长耽鄧架之书；诡道前身，本是羽陵之蠹。钻研既久，穿穴弥工。笔墨通灵，似食惯神仙之字；心思结撰，遂衍成稗史之编。尔乃怪怪奇奇，形形色色，空中得象，纸上谈兵，其将帅则一韩一范之流也；其兵机则九天九地之神也；其凶妖则蚕蛊猫鬼之馀也；其丑类则铁额铜头之属也；其雄武则鞭石成桥、铸铜作柱，未之先也；其诡异则杯酒雨，甌粥召神，不足喻也。

至于天号有情，佛名欢喜。梦来神女，荡心楚子织宫；摄去阿难，毁体登伽之席。则又访容成之术，未尽揣摩；开素女之图，无其描绘者矣。作者现桃源于笔下，别有一天；读者入波斯之市中，都迷两目。自我作古，引人入胜。不洵可以饜好奇之心，而供多闻之助乎哉！客曰：“主人之书善矣，将有所闻于古耶？抑无耶？”余曰：“昔

娲石补天，五色孰窥其迹？羿弓射日，九乌竟坠何方？大抵传闻，不无附会。盖有可为无，无可为有者，人心之幻也。有不尽有，无不尽无者，文辞之诞也。幻设不测，事孰察其端倪；诞故不穷，言孰究其涯际。蜃楼海市，景现须臾；牛鬼蛇神，情生万变。诂可据史之实录，例野乘之纪闻乎？且子独不见夫乎？坠粉残编之内者，鱼也；含灵积卷之中者，脉望也。常则觅生活于故纸，变则化臭腐为神奇。子安得执其常以疑其变乎哉！”客唯唯退。余遂书之，以为序。

杜陵男子拜撰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史卷之一 甲子城掘井得奇书.....   | 1   |
| 史卷之二 庚申日移碑逢怪物.....   | 16  |
| 史卷之三 杆铜头蚩尤销五兵.....   | 32  |
| 史卷之四 争锦缎织女秘三绝.....   | 48  |
| 史卷之五 明化醇倚床迷本相.....   | 65  |
| 史卷之六 玛知古悬镜瞩中州.....   | 81  |
| 史卷之七 锁骨菩萨下世 .....    | 98  |
| 史卷之八 点金道人遭围 .....    | 115 |
| 史卷之九 麻厕上弄筵 .....     | 131 |
| 史卷之十 葛琵琶壁间行刺.....    | 148 |
| 史卷之十一 酒星为债帅 .....    | 165 |
| 史卷之十二 禅伯变阉奴 .....    | 180 |
| 史卷之十三 山中敝帚添丁.....    | 196 |
| 史卷之十四 地下新船载甲.....    | 211 |
| 史卷之十五 求博士恭献四灵图.....  | 228 |
| 史卷之十六 解歌儿苦寻三生梦 ..... | 244 |
| 史卷之十七 连尾生吐胸中五岳.....  | 260 |
| 史卷之十八 都毛子行阁上诸天.....  | 278 |
| 史卷之十九 生心盗竟啖俗儒心.....  | 293 |
| 史卷之二十 少目医终开盲鬼目 ..... | 308 |

## 史卷之一 甲子城掘井得奇书

望洋知道岸云遥，观海觉文澜甚阔。萧闲岁月，非著书何以发微；浩淼烟云，岂坐井而能语大。

在昔吴侬，官于粤岭，行年大衍有奇。海隅之行，若有所得，辄就见闻传闻之异辞，汇为一编云。循州之，有东南瘴海焉，蛟蜃多于恒河沙虫，居民畏之，乃集村落之英，操气焰物，为火攻计。自癸及丙，凡四年，蛟室一空，蜃楼竟毁。壮丁沿波讨索，缘古，蹊径俱别。陡见白石六十枚，林立沙面，始疑洪荒以来，娲皇炼馀，不啻开大挠甲子历元也。有无名上人者，不知所自来，遽名曰“甲子石”而赋之：

昔三神山之山骨，非巧匠之所斫。乾三三而坤六六，益三五而齐其气朔。甲之用，先三日而辛熔，后三日而丁爆。子则胚胎于混元之初，天开焉而物无觉者矣。是石也，秦皇之鞭焉可施，巨灵之掌勿能捉。庶几诸葛之图成，堪遁甲于八门之角。时则神人移山，舍斯营；精卫填海，留斯斑驳。六鳌则分戴十石以为戏，龟六眸者十焉，视石而不一。疑天池之物化，卜五纪而数确；岂星宿之小海，山经犹逸于荒邈。幸仙官未之上闻，免六丁足趾之下濯。嗟乎！晨星落落，有道卓卓。如可名言，于石致恚。首甲子曰天行，迄六十知圣学，石纷罗于太空，信造物者为之追琢。我其穿溟而布算，如三百六十棋子之在握。并勒于铭，不示以璞。

赋意凿空，岛人无有以蠡测者。中原估客，恐未解好奇而索观之也。其观之矣，当不必朗然成诵，而遍传诸中原之学士大夫。上人择岩畔之榕树，削木皮书之，作蝌蚪字。阅数十年，木赤文，字碧色，上人亦不知何所往矣。

先是闽人桑生，尝治金石篆，工刀法。一日，乘洋舶西南行，风于甲子石之外澳。生独抱败板一片，身如槁木，与水沫低昂，得泊岸不死，喘息榕树下。仰卧高视，则古篆蚀木焉。起读其文。瞿然曰：“此真吾三生石也；先卜者筮予命曰：‘人非木石，生死甲子，甲子不死，石寿木萎。’予甲子生也，应死于是而复生，有文在木，有数在石，天殆欲我以文刻石，而假木僵代我乎？”

入市，求良铁为锥凿。适有以英德文石售者，亟购之，仿阁颂碑文，十日而镌毕。其树木有字句处遂焦黑，若被火焚。生置碑神祠，将卜日磨崖，有所竖立矣。一夕，天大雷电，失碑所在，生悲，自沉于海。殆所谓木萎者欤！时捕鱼人常大溜、沙小溜，驾网船自东港出，急泅水捞得之。生悲且谢。大溜曰：“公闽中音，宜善治舟师者。近日滨海有人传言，倭寇将以数十艘犯此间州郡，吾侪渔父，犹愿投竿持鸟机，伏战槛击贼，虽不得功，且无闷于志；不幸死寇，为鬼民之雄焉。公何乃视性命如犬羊，生死不挂人口？无吾两人救，则鱼鳖之肉食耳。丈夫骨安在哉！”生曰：“诚然。吾自投，几不获于义。但倭寇蹂躏江浙，肆豕突于瓯闽，数败复振。今迤来粤，我兵四集，零帆剩桨无返者，可谓知进不知退矣。圣天子豢养将备，罗列海邦，以节度使驱策，何至采捕细民，向屠沽村舍，侈谈修矛之文，略诩枕戈之概。岂其阉师高卧，徒惊向若，转以乘风破浪之能，让于嗇夫耶？”小溜曰：“为斯言者，直不知务耳。老人常云，方今天下疆域，不比古时狭小。以天尽头为界，不以海大处为边。无边，故无备久也。且以我所见，为公妄言：昔高曾辈为士人，有日食俸米七升者，三十年不进一阶，亦未得罪，罢归，还为人佣。至祖父辈，见夫荷戈之徒，身易通显，乃隶军卫，不二十年，由戍卒累迁偏裨，所得犒赏无算，比于富家。从征武陵蛮，遇伏死，今纪勋之册，藏大宗

焉。人言文臣不爱钱，始能惜命；武臣不惜命，亦许爱钱。前世其皆验矣。曩与我高曾仕者，或擢屏藩大郡，以吏民为私橐，取之如寄，惟恐不及期。无何，以赃败，伏尸都市，妻子行远方。此爱钱而不能惜命者也。曩与我祖父从军者，或白头仅一成长，遇有征调，不食求自绝，束臂裹腰脊，为疾痛声。闻伙伴远出，始逡巡起，向博场妓舍，觅利市钱，人亦竞呵叱之，卒徒手返，此惜命而不许爱钱者也。夫将兵之道，不宜用聚敛小人。彼以为兵无事而多费刍粮，不妨樽节之，无使有余钱而后已。殊不知将使兵，兵恃食，食仅足，即不足矣。兵不敢怨，即有怨矣。故我辈不肯入伍为兵。与其贫而作乱，明有兵符，暗为盗线，毋宁驾渔艇以食其技能，守民之质，防盗之心。若海岛不靖，忧及尊亲，愿为乡勇屯练，以报天子，谁曰不然。如公所言，节度威尊而不能养，阉帅任重而不能教，海边之兵，其可用乎？海边之民，岂无谋乎？”生愕然曰：“始吾轻量子矣。子于今时武备，大约能洞悉其原。用子之说，申号令于鹅鹳之军，涉波涛而鲸鲵为戮，何不陈之开府，宏此远谟，而徒问诸水滨，忍与终古。不谓游颺鰐之乡，遇荆高之行，吾诚浅之乎为嗇夫也。正不识师中尚有人否？”大溜曰：“只一甘指挥，渤海豪右。若其先兴霸锦帆之遗，今侨居鸭子澳中民家，舟师之良也。闻大府檄令相地筑城，求形家事。”生曰：“相度之理，吾得西江周浮邱指南，何术自进于甘君耶？”小溜曰：“甘指挥常就市人饮，我两人恒与共醉，无论不奇，无情不洽，请为酒人行，当可接也！”大溜曰：“善。”三人遂偕去。是时也：海潮如白马，岛如伏鼉，石如蹴起；海色如青铜，帆如吹苇，沙如铲平。风如带雨将来，儿童如戏，拾壳以磨飞灰；日如含霞不吐，父老如伤，牵虾须而曳破艇。

遥见白板连溪，青帘漾屿。二溜谓此鸭子澳中，定针墟也。土著多渔户，向日有恒产士民，一闻海警，徒陆安县六十里矣。往来贸易者，争戍己两日，今适当其暄，故烟景不至愁绝。生曰：“郁郁葱葱，不久成巨镇矣，岂特趁墟之小聚落哉。”联臂入酒家，捧出一小罍倾之，色紫如菟汁，又混混不见碗底。生曰：“此岂广州程村之品耶？”酒保曰：“比程村佳，是山所为者。”生曰：“休矣！世人未醉，此酒先浊，过浊且不成醉也。奈何？”小溜曰：“吉安之西昌酒，盛行于贾人，可得而丐一乎？”酒保叹息曰：“前者入县中，曾置五十斤许，今为甘指挥之徒，尽器以沽，留贮石槽旁，以供指挥不时饮兴。公等求之，已无及也。请俟他日。”大溜曰：“何伤乎！先索数升饮，倍价偿主人。”指挥闻之，亦称快耳。酒保喜曰：“若尝与指挥呼酒者，斯无不可矣。”方取酒时，生见一人，深目短髭，鱼头猿臂；着落齿之屐，披割襟之袍；仰天叱咤，俯首入茅屋中。见二溜在焉，即呼曰：“二子何先至也？”二溜以生见。甘云：“先生自八闽来，何所闻见？”生云：“闻海国有成城之众，见戎行无料敌之人！”甘云：“身受五品秩，障此一方民。孰肯以七尺之躯，随野鸥俱尽；一腔之血，为沙虱所吞。顾筹饷在屯田，今居泽无田，则难为屯；诘奸在保甲，今破荒无甲，则谁与保？伐木以造舟，今童山安所得木；筑垣以列械，今陷地以何为垣。若有无双士，来即我谋，视彼椎髻跣足之奴，直如跌坐小矶头，下拾决明子耳。君为伊谁，岂同此浩叹也。”大溜曰：“桑君非无心时世者，盍纵饮以剧谈乎？肆吾侪螯鲸吸之才，伸公等虎卧龙跳之用。”小溜命酒保曰：“倾石槽旁酒，烹土铤中鸡；蒸肉以伴豚肩，剥蟹螯而和鱼翅。”海客之味兼焉，酒人之欢合矣。生曰：“夫然。坐视其所便，甲乙丙丁，四方位而已。”于是大溜得甲位；生得乙位；指挥得丙位；小溜得西位。既

坐，各尽小磁盏五巡。二溜又出海螺杯，斟八分各劝饮。生曰：“命令为军中第一，觞之政亦如之。今方位二木二火，木火递生而得土，土旺于四季，惟金水缺如，请各书一字，木火有土者不饮，金水相生者不饮，如无，饮海螺一杯。吾书杜字、灶字、淦字、沐字。”指挥曰：“吾书圭字、炎字、鑫字、淼字。”生曰：“两土无木，多少两杯；两火无土，多少两杯。三金字有金无水，多少三杯；三水字亦是三杯。”指挥连饮十海螺，酒可知矣。小溜曰：“字、烟字、字、冰字，何如？”生曰：“字多爪一杯，烟字多西一杯，字无水有口两杯，冰字有水无木，且多两点，两杯。”小溜饮海螺六，卧地不能起。大溜曰：“吾如沙氏子饮六杯可乎？”生曰：“汝不书字者，须二十杯。”大溜曰：“若然，我书四字，亦未必二十杯之多也！”桂字、炷字、涔字、淋字，与众议之。生曰：“桂多土，炷多火，两杯；涔无金有岑两杯；淋多木一杯。”大溜笑曰：“我固知如沙氏子不过六杯也！”取海螺一吸而尽。指挥曰：“仆亦有一令，从之乎？抑违之也？”二溜与生曰：“谨听命！”

指挥曰：“各以姓为诙谐语。一人姓甘，爱女不爱男，女子癸水至，成潭。”大溜曰：“一人姓常，怕妻不怕娘，妻子相火旺，烧汤。”指挥曰：“此拾吾牙慧也，一杯。”大溜曰：“能剿说如斯，即场屋中命中文字。我入彀矣，愿举此杯。”生曰：“一人姓桑，说阴不说阳，阴地寸金惜，如糖。”指挥曰：“此中安得有糖，诗人口头习气，一杯。”生大噱而饮，小溜沉醉在地，作呓语。大溜代云：“一人姓沙，种壶不种瓜，壶子啄木食，成痂。”盖小溜秃，故云。指挥曰：“一壶千金，君当尽此壶矣。”大溜为牛马饮，竟无余酒焉。指挥击壶而歌：

天一生水兮，万汇之源；地二生火兮，一气之根。

天三生木兮，四时之元；地四生金兮，五兵之门。

天五生土兮，我生立命；我勤于水兮，死必以正。

我攻夫火兮，气惟其盛；我择其木兮，太阿自柄。

我挥乎金兮，大贤是聘；我安吾土兮，得一干净。

生曰：“指挥歌成，可谓五行攒聚矣！吾非能歌者，请赋今日之事：

君不见甲子石，远知六甲之所宅。造物本吾逆旅，以阴阳为过客。阴阳之数谁能稽，氤氲而入酒人之席。予为桑宏羊，五鼎烹自昔。君为甘罗与甘茂，将相经纶休弃掷。鲨二，仅比鲋于尺泽。君不见甲乙丙丁才四人，百年性命由欢伯。”

指挥击节云：“好诗，吾甘为君下也！”大溜曰：“我唱摸鱼歌，粤中土音，不识海隅属而和者几人矣：

阿娘勿见小娃娃，叫他的爹，快些与我找还家。阿爹说道：‘娃娃自去寻荔枝吃，我和你不如吊海唱个《浪淘沙》。’浪淘沙，做话杷，阿娘掀开海水多些。阿爹狠力撑篙下，娃娃走到拍手叫阿爹：‘阿爹你何苦屈臀好像弯弓样，弄得阿娘身子好像死虾蟆。’”

唱毕云：“渔人本调如是，然海口能知其浅深。他日指挥用我，我死不恨矣。岂恋阿娘乎！”小溜蓦从地下起曰：“大溜之唱太俚，可知《寄生草》否？”

行人来在五坡下，五坡不见文爷爷。那五坡，愁云惨雾教人怕。那文爷，祠堂正气生梧。不崩的五坡，不坏的那文爷。宁可移五坡，不可夺文爷。移了五坡，放去了文爷。阿呀，这期间碧海千年泻，那其间碧血千年化。

指挥与生，不觉淋淋浪浪，涕泣不已。谓小溜曰：“自为之欤，不闻他人脍炙也。”小溜曰：“我安能为，人自不作，想太空青苍。吹来天籁，应如是者！”大溜曰：“渠小时聪明，昔弃其累世丹铅，从我渔隐，公等谓何地无才乎？”是晚，四人乐甚，定墟之民物。生问二溜，悉能方之。指挥乃邀至所，僦居土屋，更剧谈三更，留生宿，二溜返其舟。

其明日，指挥出所构新城图。示生云：“仆先居北海岛中，和沙土筑堡，列树木为亭，无虑数百十处。缘其地有寒而无暑，天道毗阴，所置千门万户，引领木公生气，专一随阳东向而已。兹南服也，广狭自成之形，正奇相错之势，悉在图中。仆以两句创成之，第苞桑之固，非青乌家不能为。且似是之学，不如勿讲求也；是以需之其人，吾子神明于是者，其鉴定焉。”生观其图，读其说未竟，常大溜至云：“顷之沙氏子为悬贴所勾，其事若暧昧。我讯之，惟摇首云：‘大难大难不可说。何为瑟缩之甚也。’桑君盍上诸。”生曰：“吾试以禽星演之。”大溜代阉，小溜得女土蝠，而勾者为井木。生断曰：“为凶星，能害兽属，蝠有翼能飞，虽为所擒，暗中必能自脱。且演出虚日鼠，为此君起祸之人。蝠之前身，原是鼠也。其为匪人所种毒乎。又演出心月狐，主得阴人助，盖狐将媚以援蝠也。生之用，则本蝠；而蝠借鼠日之火，以泄其元。又求狐月之水，以养其性。直可使曲，强可使柔，久当解免。今日木气方盛，故受缚耳。”指挥曰：“以其物穿凿附会之，狴犴有狱象，沙君之縲，所谓宜岸是也。蝠为伏翼，似待夫人之翼而长之矣。”大溜曰：“吾生年在蛇，可应翼火乎？”生曰：“变而通之，其机甚捷。然也，速往拯焉而可。”大溜竟慨然去。生谓指挥曰：“公为新城图，亦既殚厥心矣；相其阴阳，似无过此墟之上，有石六十枚处。”指挥曰：“吾亦属意其间，

第未审城形之与地势，可能相乘而不相戾，试往观乎？”乃联步出，踌躇竟日，元览及数十里，生叹曰：“异哉！天造地设，屹此高墉；公所图城，形如灵，本合洛书之数。地则前有九峰可以戴，后有一盐池可以履。左三里港，右七星塘。二珠泂四水，峡可为肩；六了头村八蛮进宝，坡可为足。象数自然，协于畴范矣。请分建四门，则用京房法，以坎、离、震、兑为四监司。就其方位置重关。冬至闭北门，避坎之广莫风；夏至及两分，各闭南东西门，以避离之景风；震之明庶风，兑之闾阖风，盖藏风则聚气也。公解宜于乾位，兵阳事，当以天临之。贮武备库，宜于坤位，守如处子，是为牝马之贞。若用纳甲之法，乾三甲，纳三甲，而甲子首元，又可以贯甲寅、甲辰。公中有三百精锐，可抵六百人。若简练揣摩，一以当六。此大易精义，非吾臆说。形家书不及贯患者，垣墉既勤，海上无螺窍声，将军自此升矣。”

指挥命从者伐木，以识其四隅。乃延生入幕，曰：“今日筑城伊始，固藉经营，他时捍患非常，亦资启沃，辛苦共之可也。”生曰：“某方谈纸上之兵，君竟脱囊中之颖；知己遭际，诚未可以常格推。然吾出门时，筮《易》得同人之九四；‘乘其墉，弗克攻，吉。’便当与君子通天下之志；乘墉而攻弗克，城坚可知也。困而反则，此其时乎？”自是指挥经始城役。生曰：“城小而固，石为其根。西岭横怪石五里，据白虎恶气，于形有吞噬之象。故前年御贼多死亡，请之，虎尽而城半矣。”指挥曰：“善。惟砖厂稍远，劳肩负者胫骨力耳。”生曰：“海中有倒流沙一支，插入东界，是为乖龙，能令士卒反侧。请就其过脉处，合土为陶室之。乖龙气死，女墙亦成矣。”指挥亦从之。生又以沙土蛎壳，和为细泥，染成五色者，掘地三尺埋之，各画梵字：

正北方白色土；正南方紫色土；  
正东方碧色土；正西方赤色土；  
西北方白色土；东南方绿色土；  
东北方白色土；西南方黑色土；

中央 一泉井，相传下通龙宫，深不可测，四面埋之以黄色土。

城外则引峡为壕，借为梁；城内则就高阜设丽谯门。定时令，建水柜一处，候潮信。竖门幡两处，以候箕、壁、轸、翼四日风信。盖地气必以是日多风也。

旬日内，有番舶来泊者，一黑瘦鬼子，年约十四五矣，叱咤作番语数十字，人皆不达也。生常至大西洋诸国，颇解其义，呼使就署诘之。鬼子作笑声遁去。遂告指挥曰：“顷见西洋小鬼子，殆非常。彼妄出言云：‘此城可取而据也。’吾命缚送，即已去。后十年有海警，必是奴矣。”指挥命笔记月日，藏鱼袋中。凡两阅月，城役告成，其将弁公及甲库俱完缮。民居新创，得四直街，五小巷，招徕工商，每以日中市，土著之氓，计得四百户，兵舍则四围附城墙。其居战舰者，守左右两澳口。为犄角势。两裨将率之，钲鼓之声晓夜互应。城止三里而遥，隐隐如数万甲兵屯聚矣。

未几，指挥奉节度使檄，援柘林，海贼侦主兵出城，以其徒突至。生与两裨将计曰：“新城初建，而贼犯之，必饥欲掠粮食。且覘吾城中兵，赴调者多。故乘间窃发也。今澳口战卒不及百人，闻贼艘十二，殆不止四倍，所恃者城守耳。然炮石不敷四击，守陴半召村农，非以计邀之，主客之形不敌也。两君可望贼帆将落，仓皇以舟师迎斗，佯败登岸，便绕城走，见幡竿处入，贼必以为怯也。我既鱼贯

以进，彼将鸱张而前，两君仍向幡竿处出，吾集兵伏门侧，伺贼至，以两翼左右截之。村农但登陴呼，炮石随下，贼失利而退。见我空舰，必争取之，两君即以佯败之师，先设伏于澳口，乘其争舟未定，从后掩击，可获全胜矣。”两裨将称善。及期，贼恃其亡命，逐我兵入城，猝毙炮石者二十九人，死陷坎者六人，遁出城，中壕边鸟机者十一人，走澳口岸殪者八人，水戮者五人，弃我舟，返贼艘而逃。我兵擒贼渠一人，丑四人，我兵内外未挫一毫。两裨将以舟师少储胥，不复出海追袭，贸来之贼，颇丧胆焉。

越三日，常大溜偕沙小溜至城中，谢生曰：“微公擒五贼送县狱，小溜之罪，上通于天，已不得白，亦无能代白者矣。”生问故。小溜曰：“始吾舅氏邬郁，以贩蔗糖出海，为故贼黄金标所俘，逼使奴仆，不得已，任役篷底。闰五月之岁，贼舟破于限门，罪大者水葬。舅氏投水不死，转得还家，既不敢往诉于官，又为乡党所指摘。邑壮丁之目尤大春，抵隙求金于舅氏，吾不直大春，责以利灾挟诈，将无别干。大春怒，率其侶蹙吾于市，吾力拒之，竟无能逞。今年构乱东南岛者，为黄金标坏舟中漏网之高弟。吾方谋之舅氏，诣军门陈彼中形势，出奇兵擒斩之。及定墟赌酒之日，舅氏方卧，忽为无名贼劫去。大春以舅氏向为贼中谍，此行必卖甲子城。其甥沙某，亦素通贼，闻于县尹。捕甥索舅，吾被系狱中。屡自申辩，官则唯唯，吏则呵呵。盖为大春所惑，将治吾如治贼矣。又吾所弃裨爱育儿，为大春购去，每乘间为故主人排难。大春虽嫉吾，因嬖爱育，故缓其陈告，免我于械五指，关三木也。昨者县尹讯五贼，内有掠舅氏之人，云将挟之为向导，由乌港，劫东海也。方知与吾无牵挂，尹遂释吾。”生笑曰：“方子被繫时，仆演禽星，知有井木之凶，其大春乎？虚日鼠之累，其邬君乎？心月狐之庇，其爱育儿乎？”大溜曰：“吾不往县